

■13-15版

深度解读

天才是谁

□ 单三娅

当过多年编辑,听说《天才捕手》是关于编辑和作家之间的故事,心说,这年头还有写编辑的电影?想看!

果然好电影。总被退稿的文学青年才俊托马斯·沃尔夫遇上了出版社编辑麦克斯·珀金斯,后者沉默寡言,风度翩翩,眼光独特,宽容倾听而又固执己见。沃尔夫的命运从此完全改变了,从一文不名到名利双收,从与女友分享成功到无视她的存在,从与珀金斯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到翻脸形同陌路……就是在这样一段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成长的多重因素,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历史,体察了人性的多种侧面。

看过电影,对名字的翻译,有了不同想法。电影英文原名叫Genius(天才),中文翻译成了《天才捕手》。其实它的原意是要告诉人们,这个一手把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天才推上名作家席位的关键人物,也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从导演给珀金斯的戏份,从他选择演员的理念,从影片中呈现出来的这个集聪、帅、智、善于一身的令人着迷的编辑形象,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影原意所指的“天才”,就是麦克斯·珀金斯,而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捕手”。另一个佐证就是传记原著的名字:《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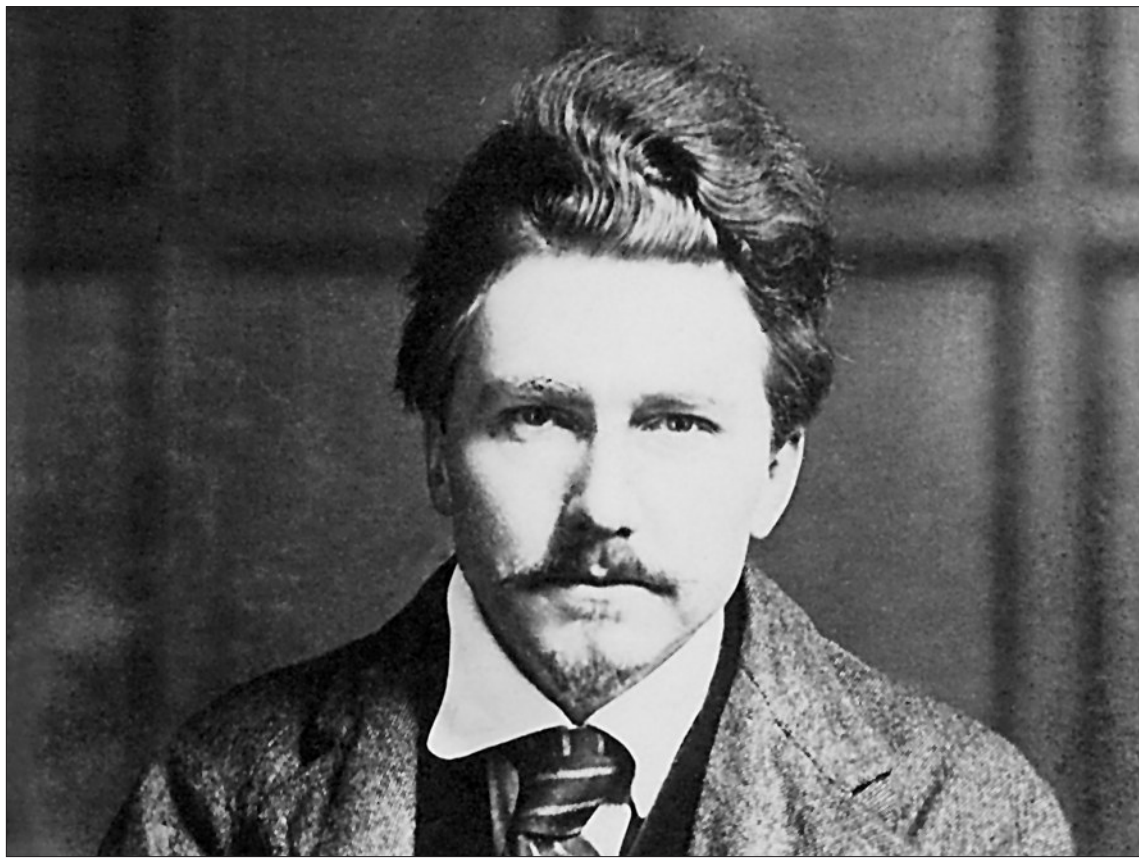
影片中关于编辑与作者共同切磋的大量镜头,让笔者想起自己多年的编辑生涯。虽然是日复一日地面对文字,但编辑工作从来不乏鲜活感,因为编辑与文之打交道的,是不同性格的作者和不同风格的作品。笔者虽然没有见过数十箱之重的巨型稿件,也没有体验过为时一年多的漫长修改,但是有一种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帮助好作品见报,帮助有才华的人出道,就是这个职业的最大成就。那时当编辑,并非把工作与个人生活截然分开,我们常常是在下班之后华灯初上时分,像老编辑那样,坐上公共汽车,去到作者家取稿件送小样;那时当编辑,很多时间花在与作者交往、推敲上,对于外地作者,则是一封封信件邮件往返。编辑的全部快乐,来自于好文章见报,来自于作者由衷的感激,来自于社会上的反响。所幸那时没有手机、电脑等通信工具,没让我们失去与作者们一次次见面畅聊的机会。

影片中,当珀金斯强硬而又身体力行地与沃尔夫一起对100万字《时间与河流》原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删改之后,他不无矛盾痛苦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或许原文比现在更加精彩?”能在大获成功之后这样反省自己,何尝不让我们对这位天才的编辑更多一分敬重?他又何尝不是说出了我们许多人的生存状态?珀金斯的人格高度和他所付出的友谊,最终得到了沃尔夫的忏悔和歉意。

这个电影的不同视角赢得了观众的注目。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任何一位闪亮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在他的身后,在他的来路上,都必有成全、扶助过他的伯乐。而这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常常被那些浮华而自命不凡的人所忽略。

心里温暖而满足地走出影院。编剧、导演、演员,无一不佳。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让你置身其中,体验、回望、审视、悸动。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好电影,我们一次次在不如意的观影后失望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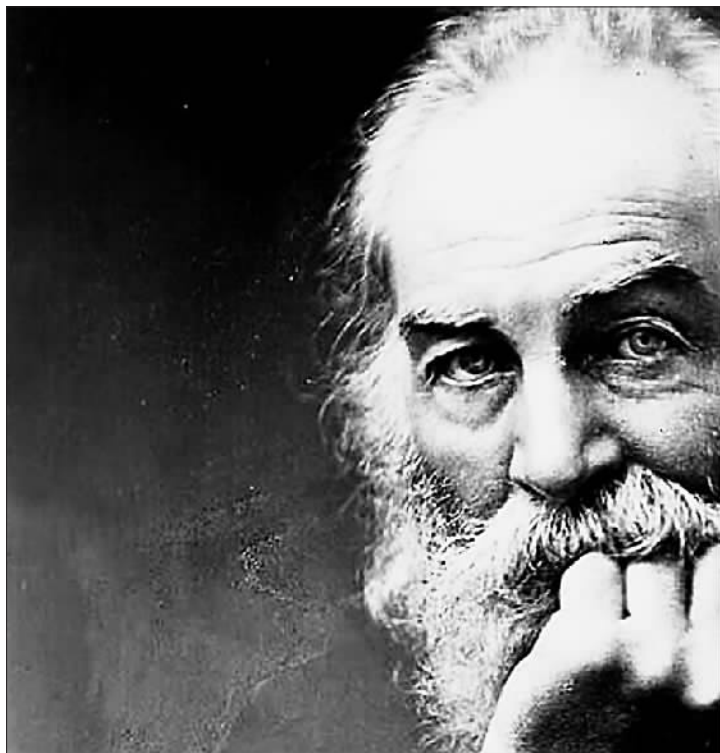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依然热爱电影!



埃兹拉·庞德

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

□ 吴晓梅



惠特曼

近期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作为“一股清流”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在传统新春佳节之际,从众多团圆喜庆的文艺晚会及当红偶像主演的电视剧中脱颖而出,创下多项收视佳绩。重新吟诵古典诗词、品味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俨然成为时尚。这个时代如何阅读古典诗词,中国古典诗歌给现代人带来什么样的启迪?追溯美国诗歌百年发展史,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清晰可见,而这种影响背后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异域的建构过程。这在美国诗坛的论争中可见一斑。

一

美国诗歌从惠特曼(Walt Whitman)开始就寻找和建立自己的诗歌传统,试图脱离欧洲诗歌影响。这一尝试在20世纪更为明显。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既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以美国本土题材为主题的诗歌尝试,又有以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诗人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寻找元素来写美国诗歌。

美国诗人、学者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认为美国诗歌中的意象创作来自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模仿。中国诗歌可以被称作美国诗歌背后的诗歌,因为中国诗歌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创作成美国诗歌,其中道家思想对于如何进行诗歌写作可谓影响巨大。道家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宁静的风格》这首诗里提出

诗歌创作的灵感来自不作为。在试图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中总有短暂闪现的关于诗歌的知识,关于创造诗歌的灵感,这都在创造翻译,或谓创造美国诗歌。王维的山水诗和苏东坡“景即是诗,诗即是景”的观点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雪人》(The Snow Man)中可见一斑。正如诗人艾略特(T.S.Eliot)所言,伟大的诗歌使文学史重新调整,如作画一般每一笔都让纸上的空间调整成新的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也是再创作。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说过,诗歌就是词语组成的机器,是独轮车、开瓶器或电话,具有经济效应,也是为某些特殊功能所设计。美国诗人在翻译中国诗歌时,这种翻译过程事实上给诗人的想象力带来未知大陆,等待他们去开发。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持相同观点。在他看来,传统英语抒情诗中诗人传达的是对世界外在体验的修辞化表达,展示对于世界超验意义的理解,而中国古典景物诗表现诗人的真实体验,诗中传达的是和宇宙秩序(“文”)的相互关联,给读者展示物质世界的内在性,而不是如西方诗歌般的象征意义。

一个有趣的比较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 September 3, 1802)和杜甫的《旅夜书怀》(在威斯敏斯特桥上)虚构一个故事,试图把诗人的体验在诗歌中表达出来,但诗歌含义却含混不确定,可

以有多重解读。相反阅读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檣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读者却感受到诗人真实的情感,即“怀”贯穿整首诗。这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从相遇、解读到回应的体验。之所以以杜甫诗歌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能有这样的表达力,宇文所安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提倡的“艺术形式”即“文”来解释。

刘勰认为,“文”体现的是“道”的美学。宇宙万物自成体系,由过程、万物自身和相互关系所组成。万物因其构成元素在本质上相同,因此皆是同类。“文”存在于宇宙秩序中,作为一种形式,把艺术价值和重要性相联系。人被作为所有宇宙元素的结晶,天地思想的代表,通过语言,把天地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呈现出自然万物的内在过程。“文”展示的是人的特殊品质,即意识、思想和情感,也就是“心”。作为“天地之心”,人是唯一具有反思意识的物种,“文”体现的是人通过“心”作用于宇宙之“身”。中国古典诗歌认为最高的创作技巧是没有技巧,最好的诗歌没有人作为创作的痕迹。只有思想、双眼和写作完全合拍,诗歌才能毫景”的观点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雪人》(The Snow Man)中可见一斑。正如诗人艾略特(T.S.Eliot)所言,伟大的诗歌使文学史重新调整,如作画一般每一笔都让纸上的空间调整成新的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也是再创作。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说过,诗歌就是词语组成的机器,是独轮车、开瓶器或电话,具有经济效应,也是为某些特殊功能所设计。美国诗人在翻译中国诗歌时,这种翻译过程事实上给诗人的想象力带来未知大陆,等待他们去开发。

二

当然中国古典诗歌对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产生多大影响,评论界也存在很多质疑。学者奚密(Michelle Yeh)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奚密认为美国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实际上是对形式和认识论的并置,也就是对中国诗歌描绘成意象的,由大量形文字组成的,表达了一种“空的,纯粹的理解”,事实上是把中国诗歌的诗学意象和精神层面的理解如道家思想和禅宗的感悟相提并论,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她以托尼·巴恩斯通翻译的柳宗元的《江雪》为例,说明巴恩斯通不仅想象了雪景,也错误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蕴含佛道观点。译者需要把这种认识论传递给读者,但渠道不是对于诗歌文本的解读,而是在英语翻译中直接显现这种诗歌背后的哲学思想。她认为这种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简化阅读存在问题,因为这限制了对于诗歌其他意义的理解,给诗歌阅读规定了条条框框。

奚密认为庞德把中国诗歌构

想成“表意文字”,是“在英语中对于代表性中国诗歌的标准常规理解”。艾略特把庞德称为“这个时代中国诗歌的创造者”,奚密则进一步阐释为英文翻译的中国诗歌本质上也是西方再创作。这种创作表现为三方面:一、翻译者选择性翻译中国诗歌,对于中国诗歌有个预设的想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范例。但是其对中国诗歌褒扬及贬低之处,对于中国诗歌传递的价值观和刻意排除的观念,都值得再思考。二、许多美国诗歌翻译者认为中国诗歌的本质是意象的。庞德在《如何阅读》中提出视觉意象是最具可译性的诗歌语言。这种认识基于中国语言是表意性的,诗歌主要表达视觉意象,很少有语言因素。这种观点来自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的印象,认为汉语在本质上是视觉的载体,而不是语言的艺术再现。事实上,中国诗歌的意象和道家美学思想并无直接联系。三、错误认为比喻在中国诗歌中不存在,因为这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于自我要顺其自然格格不入,而这是对中国诗歌和文化另一个人造的虚构理念。总之,奚密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范式中把中国诗歌简化为意象的精华,尤其是自然意象,这导致了对于中国诗人选择上的倾向性。她建议突破所谓的“中国诗歌”传统,才能真正揭开面纱,看到中国诗歌本貌。

中国古典诗歌对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建立有无影响,影响多大,这个争论仍在持续。叶嘉莹说:“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在于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所唤起的人类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心灵”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这也是回顾美国诗坛这一争论对于现代人如何阅读中国古典诗歌,体味中国文化的一些启迪。



扫描二维码,即可微信订阅国际文化微信公众号《国际范儿》。了解人类文明,体验全球文化,汲取精神养分。这里有更丰富更立体的国际文化报道。

海角萍踪

巴黎拉丁区的“天堂”

□ 董纯

巴黎拉丁区是巴黎大学的发源地,因曾遍布出版社和书店,呈现鲜明的文化知识风貌。该区尤多咖啡馆、歌舞厅,其中的“拉丁天堂”(le Paradis latin)最富巴黎情致,让人想起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巨著《失乐园》和《复乐园》,“拉丁天堂”的艺名自然兼有“天堂”和拉丁传统双重含义。

从巴黎第五区“先贤祠”漫步到卡迪纳尔·勒穆瓦那街28号,仰面可见“拉丁天堂”歌舞厅的霓虹灯招牌,离巴黎圣母院仅几步之遥。该歌舞厅系由古斯塔夫·埃菲尔于1889年亲自设计建造,接待享有盛名的艺术家登台演出,“场景激动人心,杂耍蔚为奇观,汇成如‘鸡尾酒’般富有神韵妙味的佳酿。尤其是法兰西传统的‘康康舞’,掀动诸君情怀。来此宵夜,享受歌舞和美食,保证能让顾客度过一个无与伦比、终生难忘的夜晚”。

如此炒作宣传,令游人顿悟拉丁文化远远没有消亡,拉丁语族始祖“拉丁努斯”仿佛尚在人间,生活在21世纪的光明城左岸。在舞厅门口一个绝色美艳舞女的霓裳羽衣宣传照中,人们可能会忆起法国诗人阿拉贡描绘类似情景的诗篇《巴黎灯火》:

“为了纵情放浪,
巴黎放弃了
茂草离离风墙。
就像一个女子涂脂抹粉
诱惑一个新的情郎。”

“拉丁天堂”的“新情郎”,自然是远道而来的顾客。引诱游客进“天堂”里,的不仅有每晚八点和九点半美貌舞女献上的两场艳舞,还有美饌佳酿。第一场提供人均消费127欧元。第二场开香槟酒,每位顾客至少得消费半瓶,起价88欧元,鼓励一醉方休。香槟酒是“天堂”里的玉液琼浆,顾客被劝物饮,望着眼前腾蹈的“康康舞”和秀丽美妹,堕入酒色,不虚巴黎此行。

实际上,巴黎所有的歌舞厅都有一个经营秘密,那就是要求客人必须消费香槟酒。觥筹交错,喝得越多,歌舞厅越是兴旺,靠此一项,歌舞厅能多淘金,“天堂”就愈放光彩。囊中羞涩者,请在门前止步,到街一侧的小咖啡馆喝一杯普通饮料为宜。

波兰钢琴诗人肖邦曾于1831年秋,若落叶一般“被风吹到巴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下自己初到这座“光明城”的感触,说:“这里是最奢华的场所,但也最不爽洁。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情仇有最高的德行,也有最深的罪孽。难以想象的污泥浊水,一片鼓噪喧腾,人们在淡漠的生活中从眼下的天堂消逝。”在肖邦眼里,巴黎是个“天堂”,而巴黎的天堂却在左岸“拉丁天堂”里。正像这座歌舞厅经久不衰的红火节目“狂放天堂”喻示的那样,此处是富人身心放浪的“伊甸园”。

正如“拉丁天堂”宣传材料所载,该歌舞厅所在地乃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于完成以他姓氏命名的铁塔后留下的一座建筑学杰作,在巴黎繁如群星的咖啡歌舞厅中,它最有排场,也是最漂亮的。“拉丁天堂”在19世纪初曾是“拉丁剧院”,实为一个文学沙龙。巴尔扎克、梅里美和大小仲马父子等法国文坛名流都常来此聚会,使之成了精神贵族们的

灵泉。1870年,一场大火突然将整幢楼烧毁,常客一时风流云散。恰在此际,古斯塔夫·埃菲尔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以他的艺术理念予以重建,造就了今日的“拉丁天堂”建筑物,名称沿用至今,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艺术家让-玛丽·里维尔在这座“天堂”里推出了精彩的歌舞。接着,希德奈·以色列担任艺术指导多年,进一步提高表演水准,让“天堂”中750个位子每晚座无虚席,娱乐气氛浓郁。

拉丁传统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罗曼语系国家的文化特性。当代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曾突出拉丁血统人的活跃气质,与英伦三岛人惯常的“冷静”形成对照。观看一下活泼非凡的拉丁舞,立时能对此产生实感。游人怀着这种印象去“拉丁天堂”欣赏歌舞,肯定会体味到法兰西“康康”和西班牙“弗拉曼戈”舞曲的节奏,以及葡萄牙“法朵”曲调的韵致。2009年,这里推出了独具特色的“狂放天堂”歌舞品牌,表演阵容由25名裸舞者组成,展现“疯狂年代”的情爱和二战后圣日耳曼草坪酒窖的陶醉。节目内容包括20世纪70年代性解放系列场景,加上奇异的余兴特技表演,意欲给观众以冲击波式的感官刺激。编导称这是一首“真正的爱之礼赞”,以肢体艺术表现爱的神话,追溯人类的“情史”,展望情爱的“未来”,诉说爱的“拉丁理念”。一些思想前卫的西方观众看了赞不绝口,誉之为“芭蕾焰火”“流露出生活的欢乐和雅趣”“辉映法兰西的美惠神采”。在他们眼里,“狂放天堂”品牌表演上乘,堪称极致。更不用说,像在“红磨坊”“丽都”和“癡马”一样,“拉丁天堂”还为顾客供应佳肴、美酒和殷勤周到的服务,在网络售票上大做广告,招徕游客:“诸君请到‘拉丁天堂’来!”

“拉丁天堂”保留的裸舞节目“狂放天堂”所以能在巴黎演艺业广受追捧,喝彩满堂,自有其特定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和观众心理因素,与东方传统社会的观念殊异。19世纪还相当保守的法国社会转入现代进程,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后,女权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性解放风潮横扫法兰西京城和外省各个角落。对法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爱情”业已嬗变为“情爱”,或者“性爱”。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情仇不复存在了。说这是“进化”也好,“异化”也好,现实总归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人能力挽狂澜,阻止社会风俗难以逆转的激流。

由这个现实出发来看,“拉丁天堂”一类现象乃是罗曼语系国家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就重视的“人体艺术”跟现代消费社会时尚相结合的产物。在特定范围内虽由几乎全裸舞者表演的歌舞,毕竟还有别于诲淫诲盗的纯粹性交炫示,或X类黄色电影。因而,法国当局,无论是右翼掌权还是左派上台,在这种两性活动都持宽容态度,不去“扫黄”。听说东方一些国家严禁,西方人往往报之一笑,坚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东西方之间的精神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拉丁天堂”广告牌